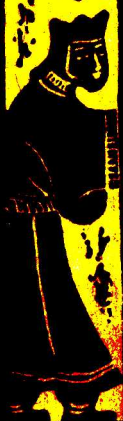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學小叢書

漁山藏書

杜甫詩裏的非戰思想

顧彭年著



著者 顧彭年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杜甫詩裏的非戰思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這篇的原稿，僅有萬五千字，是去年我在杭州時匆匆作成的，預備投小說月報非戰文學號。五月中脫稿後即郵寄給小說月報主任鄭振鐸先生，惟自問尚多疎漏之處，最不愜意的地方，便是第二章杜甫傳，是前人的刻板文章，缺乏活活的生氣，對於他的戰爭的經歷與觀察，他的非戰思想的背景，及牠的變遷的歷程，都很少敘及。當這稿子寄出後，便自悔猛浪。七月間到了上海以後，由鄭先生處索回原稿握管修改，後因旁的職務把牠擱淺下來。迨江浙戰爭發生後，作者對於戰爭的惡魔的面龐益認識清楚，這位大詩人的非戰作品，也就愈加湧現在我的腦際了，但因戰爭的驚擾，屢次遷徙，心如蝴蝶，如浮萍，飄蕩無定，不克專心於此，直到逼近年節，始把牠修改好，字數已比初稿增加了一倍半以上。小說月報十五週紀念特刊中國文學研究號，鄭先生本預先約我做一篇文字，所以我便把牠改投在這專號上聊以塞責。現在中國文學研究號快要出版了，我把這文稿整理了一遍，編成這本小冊子。

牠對於治國學的方法及杜詩的研究，雖或不無些微的供獻，但自知尚多漏略的地方，不得

杜甫詩裏的非戰思想

二

不向讀者道歉的！

這裏我當特別謝謝鄭先生，因為他替我糾正了好多處。

民國十四年九月十六日

杜甫詩裏的非戰思想

目次

第一章 緒言·····	一
第二章 杜甫傳·····	九
第三章 杜甫的時代·····	二六
第四章 杜甫以前及他同時代的反對戰爭的思想與作品·····	四一
第五章 杜甫詩裏的非戰思想·····	五九
附 錄 杜甫時代重要之戰爭與叛亂年表·····	一一七

杜甫詩裏的非戰思想

第一章 緒言

杜甫是爲我國最少數的不朽的詩人之一，他的詩歌深鑄在我們民族的心上，如無終盡的活活的泉水，涓涓不息的在我們民族的心裏流溢；牠們所吐的光華（註一），同雲間的日月的光華一樣的皓亮，亙古的照耀着我們。誠然的，他們的詩歌在我們民族的心裏，是已取得永久的地位了。（註二）凡愛他，弔他，推尊他，頌贊他，思慕他，崇拜他，爲他繪像，做傳記與年譜（註三），及爲

（註一）韓愈調張籍詩云：『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』宋戴復古杜甫詞結末說：『名如日月光天壤。』又清嚴光祿的絕句：『世間燭火同消隕，落落星辰萬古垂。』

（註二）清仇兆鰲杜詩詳註云：『杜公精靈，千載不沒；誦花卿歌，而痊久瘡之人；解八陣詩，而入眉山之夢；宋時病犬，目不
知書者，忽吟子美詩句——見於程叔子之紀述。』又云：『四月十八日遊草堂者，從來不逢陰雨——得之於蜀
父老之傳聞。』

（註三）歷代註杜者，不下數百家，分類千家註所列姓氏，也有百五十家之多；其中最稱完善者，爲王嗣暉的杜臆與仇兆

他的詩歌註釋的人之多，在我們的民族之中，恐怕沒有第二個詩人能比得上他。過他的故宅別居者，莫不欲周尋遍探，雖斷石頽垣，視之若精靈之所寄，而肅然起敬；經他的墳墓祠堂者，莫不念及他的身世，爲之憑弔歎歔，躑躅徘徊而不忍捨去；至他足跡所踐之地，見他所題的詩者，莫不流連忘返。以他爲宗師的詩人，更是推尊他，頌贊他，將「詩聖」「詩神」與「詩人師」的徽號（註一），加在他的身上。

杜甫的詩歌，所以足以感動我們民族，并深印在他們的心裏者，古來有種種解答。有專從杜甫的詩的藝術上及品質上觀察者，其代表人物，爲唐元稹與宋秦少游。元稹的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云：

鰲的杜詩詳註等。宋人作杜甫年譜傳世者，有蔡興，呂大防，宗魯，趙子櫟，黃鶴數家；明清有單復，錢謙益，朱鶴齡，顧宸，仇兆鰲等。

（註一）楊誠齋推杜爲詩中之聖；陳獻章在他的詩裏，也稱杜爲詩中之聖。王元美稱杜爲詩中之神。宋李綱詠杜子美云：「嗚呼詩人師，萬世誰爲亞。」

「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有總萃焉。……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，務華者去實；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，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；律切則骨格不存，閒暇則纖穠莫備。至於子美，蓋所謂上薄風雅，下該沈宋，言奪蘇李，氣吞曹劉，掩顏謝之孤高，雜徐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文人之所獨專矣。使仲尼攷鍛其旨要，尙不知貴其多乎哉？苟以爲能所不能，無可無不可，則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」

少游的進論云：

「杜子美之於詩，實積衆流之長，適當其時而已。昔蘇武，李陵之詩長於高妙，曹植，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，陶潛，阮籍之詩長於沖澹，謝靈運，鮑照之詩長於峻潔，徐陵，庾信之詩長於藻麗；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，極豪逸之氣，包沖淡之趣，兼峻潔之姿，備藻麗之態，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。然不集諸家之長，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，豈非適當其時故耶？孟子曰：「伯夷聖之清者也，伊尹聖之任者也，柳下惠聖之和者也，孔子聖之時者也。」孔子之所謂集大成，嗚呼，子美亦集詩之大成歟？」

仇兆鰲評稭所云究無異於詞人，不可謂深知杜者（註一）。他這話據我們看來，自然說得很確當，因為杜甫成爲不朽的詩人，與他的詩歌最能感動我們民族的原因，決不是完全在風骨的高峻，氣力的雄厚，聲律的調洽，詞句的精妙，勁健，及其他一切藝術與詩品上的優越，能爲詩壇上的盟主。少游雖揭出杜甫能集詩的大成，由於適當其時；但他所說的「時」據我臆測，是「時機」的「時」，並非「時代」的「時」，與孟子所說「孔子聖之時者也」的「時」字——此當作「適合於時」的「時」字解——亦有差別；而且他祇着意於他的詩品——比藝術爲尤甚——而對於他的實質與內容——就實際上說來，這是比那藝術，詩品，尤其重要的多——他卻未曾注意到，（這也許是爲以前我國一般文藝的評論者之通病）所以也不能算做知言。

再有專從他的人格上觀察者。人格原是個抽象的東西，牠好像空中的樓閣，月宮的殿宇，祇從想像的鏡中照映出，而這面想像的鏡，又免不掉爲主觀的見解的屏障所蔽，所以便是從想像的鏡中所照映出的影子，也難保有純粹的真實性。以前一般受舊禮教的洗禮的先生們，憑着他

（註一）見仇兆鰲杜詩詳註序。

們自己的傳統的主觀的見解，以爲忠孝大義的德性，是人格最高的峯，是天地間的精靈，可以感風雨而泣鬼神，所以他們穿鑿附會，說什麼「忠君愛國，每飯不忘。」（見清陳文燭重修瀼西草堂記，什麼「忠信根肺腑，姓氏動明皇。」（見清葉吟杜子美草堂題句），什麼「二毛猶在蜀，一字不忘唐。」（見清徐增續杜少陵詩），用以贊美這位詩翁，以爲他們心中所想像的他的人格。我們知道人格果爲詩人成就的核，世間有許多詩人所以能垂名於萬代不朽者，人格實占其半，杜甫恐怕也要如此。但這位詩翁的具體的人格，斷不是這一般受舊禮教的洗禮的先生們所能想像到的。再有能撇去那樣陳舊的見解而別樹一幟者，爲宋孫僅。他在讀杜工部詩集序中說：

『五常之精，萬象之靈，不能自文，必委其精，萃其靈於偉傑之人，以渙發焉。故文者天地真粹之氣也，所以君五常，母萬象也。……洎夫子（指杜甫）之爲也，剔陳梁，亂齊宋，扶晉魏，瀦其淫波，遏其煩聲，與周楚，西漢相準的。其龔邈高聳，則若鑿太虛而噉萬籟；其馳驟怪駭，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；其首截峻整，則若儼鈞陳而界雲漢，樞機日月，開闔雷電，昂昂然神其謀，挺其勇，握其正，以高視天壤，趨入作者之域，所謂真粹氣中人也。』

僅心中所想像的這位詩翁的人格，比徐增等心中所想像的，當然要高超的多；他尤注意到他的藝術的超凡，詩品的奇偉與兀特與崢嶸。但他若同仇兆鰲與王安石一比，他的言論又未免太浮泛而不切於事實了。

仇兆鰲與王安石同以上幾家的評論特殊的地方，在乎對於這位詩翁的想像的人格——尤其是王安石的——曾經一番精密的觀察，所以同真正的杜甫的人格，雖不似小像之畢肖於原形，卻也不亞畫家所狀描之人物，且他們注意到他的時代的背景，他的身世，及他的詩歌的內容，試先讀仇兆鰲杜詩詳註序裏的那一段：

『甫當開元全盛時，南遊吳越，北抵齊趙，浩然有跨八荒，凌九霄之志；既而遭逢天寶，奔走流離，自華州謝官以後，渡隴客秦，結草廬於成都，灑西，扁舟出峽，泛荆渚，渡洞庭，涉湘潭，凡登臨遊歷，酬知，遣懷之作，有一念不繫屬朝廷，有一時不痼瘼斯世斯民者乎？讀其詩者，一一以此求之，則知悲歡愉戚，縱筆所至，無在非至情激發，可興可觀，可羣可怨，豈必輾轉附會，而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？』

我們對於這位詩翁，可以得到下列三種印象：（一）他的流離顛沛的身世；（二）他的真純、熱烈的感情；（三）他的遼博的同情心。再看王安石的子美畫像，他說：

『我觀少陵詩，謂與元氣侔，力能排天幹九地，壯顏毅色不可求。浩蕩八極中，生物豈不稠，醜妍巨細千萬殊，竟莫見以何雕鏤。惜哉命之窮，顛倒不見收，青衫老更斥，餓走半九州，瘦妻僵前子仆後，攘攘盜賊森戈矛；吟哦常此時，不廢朝廷憂。常願天子聖，大臣各伊周，願令我廬獨破受凍死，不忍四海赤子寒飢飢，傷屯悼屈止一身，嗟時之人我所羞。』（下略）

這一幅的詩的畫圖，雖不過寥寥數筆運成的，卻把這位詩翁所處的時代的罪惡的斑痕，他與他的家庭因食時代之所賜，坎軻述邇饑餓流離的苦況，他的浩沛的風骨與犧牲的精神，活活的逼真的表現在紙上，我們不得不驚歎這位批評者的天才的偉大。數百年後灌溉着新文藝知識之泉的我們的目光，亦不能跳過他的視線的交點。

具體的說來，這位詩翁所以能如太空間的星辰燦燦煌煌垂暉於千春萬代而不殞滅，他的詩歌好像春風秋月永永能引起我們的心靈的感應者，他的藝術與詩品的超凡，果然爲其一種

原因，卻不是主因，其主因乃在他的文藝的真實性；他的詩歌裏所表現的思想，並不似以前或他同時代的中國多數的詩人，爲幻想的靈的樂園，或頹廢的享樂主義，或縹緲而不切於人生社會的夢囈，卻能代表時代的精神，表現他所處的惡劣的環境與他的反抗的精神，由此反映出他的完整的人格與個性。換言之，其主因在他能將他所處的時代的罪惡與弱點，由他自己豐腴的經驗與閱歷裏發現，用他高妙的藝術，真純的感情，沉痛的語詞，果敢大膽的繪寫出來，謳吟出來，同時袒露出他個人如何受時代的險濤的衝擊，至有鉅大的犧牲；并他深邃熱烈的表同情於與他同舟的被幸福所擯棄的民衆，且爲他們大聲吸籲。那時代的罪惡與弱點是什麼？便是久長的戰爭，寇盜的充斥，鎮將的專橫，與兵制的腐敗。他的詩集裏滿載着社會的崩壞的寫真，尤其是關於戰爭所蔓延的遺毒。在中國古代的詩人之中，描寫此類的事的詳實，真切與沉痛，恐怕他要算首屈一指了；所以他可稱做我國古代最大的反對戰爭的詩人，雖則在安史之亂以前，及代宗的時代，他亦有鼓吹戰爭的詩——如投贈哥開府翰，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，因寄高三十五書記，高都護，廳馬行，冬狩行，寄董卿嘉榮，陪鄭公秋晚北地臨眺，及諸將五首之一，之二等——這是因爲在

安、史之亂以前，他還沒曾親嘗得戰爭的痛苦的味，到了代宗時代，胡虜壓迫殊甚，故引起他的反動。

我們所處的時代與杜甫的時代有不少的地方相類似：環境的艱險比他的有過之無不及；我們的兄弟，所流的血淚，所受的凌辱與壓迫與騷擾，比他的時代的人更甚；但當今能代表時代的作品有幾？能真切的表現自己所處的環境的佳製有幾？具有完整、聖潔、毅勇、偉大的人格而爲民衆呼籲的詩人安在？我們不能不太息現在文藝之園的荒蕪，青年作家思想的浮泛，民族精神的衰萎頹唐，使我們不得不往溯古代偉大的天才的作家，從他的人格與作品當中，得到些我們的偉大民族的精靈的知識，稍解我們的渴望。所以我不揣固陋，很願意將他的詩裏的反對戰爭的思想，介紹於國人之前——由這些詩裏，可以窺見他的高妙的藝術的天才，與偉大健全的人格。

第二章 杜甫傳

杜甫字子美，唐新詩運動家杜審言之孫。審言襄陽人，舉進士官至修文館直學士，才高傲世，與李嶠、崔融、蘇味道爲文章四友，他們對於新體律詩的創造，都有功績，審言尤以五言詩與工書

翰著。他的詩文嘗比屈宋，他的書跡『得合王羲之北面』（註二）。審言的兒子名閑，爲奉先令徙居杜陵而生甫。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（當西元七一二年）他生時他的祖父雖已去世六年，但他祖父的英爽豪邁的氣概，娟麗飄逸的詩文，卻深映在他的童心裏；又從他的祖父所遺傳下來的特殊的藝術的潛能，使他在幼時即聰穎異常，七歲能握管作詩（註二）。窮窶不能沮阻他的勤奮好學的心，在髫鬢的年華，他的智慧的囊裏已裝了無數的卷帙；曠代的詩人的成功，此時已深深的打了腳印，而他的如火的灼熾的雄心，敦促他猛浪的前進，前進。對於死板的文學的記號的不滿足，與遊歷的本能的展發，使他這位翩翩的少年，在弱冠年齡，暫離他的釣遊的故鄉，作郇瑕與吳越的壯遊，他的晚年所作的壯遊詩裏，回憶當年遊吳越時的情景道：

『東下姑蘇臺，已具浮海航，到今有遺恨，不得窮扶桑。王謝風流遠，闔閭邱墓荒，劍地石壁仄，長洲荷菱香，嵯峨闔門北，清廟映迴塘。每趨吳太伯，撫事淚浪浪，蒸魚聞匕首，除道晒要章。枕

（註一）他嘗語人云：『吾之文章，合得屈宋作衙官，我之書跡，合得王羲之北面。』

（註二）壯遊詩云：『七齡思卽壯，開口詠鳳凰。』

戈憶勾踐，渡浙想秦皇，越女天下白，鏡湖五月涼，剡溪蘊秀異，欲罷不能忘。」

自然界的渾雄，靈異，秀美，歷史遺蹟的悲壯，累多，隨在足以激發他的跌宕豪放的志氣，拓展他的浩蕩寥廓的胸次，引起他的飄渺濃烈的詩趣，在他的浪漫的遊歷裏，一定產出不少的處女的作品，可惜現都失傳（註一）。後自吳越歸，赴京兆，貢舉不第，又出遊齊趙，壯遊詩裏追敘此次的遊歷云：

「忤下考功第，獨辭京尹堂，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，春歌叢臺上，冬獵青邱旁，呼鷹皂櫪林，逐獸雪岡；射飛曾縱轡，引臂落鴛鴦，蘇侯據鞍喜，忽如攜葛疆。」

他此時披輕裘，騎駒驪，獵獸弋禽，高歌着懷春的戀歌，在常人看來，簡直變做個紈袴的子弟，狂妄的少年，誰知道這是爲常態的血性的男子——尤其是貴族的少年男子——在生命的舞臺上所必演的一幕，他的健全的人格，與豪勇反抗的精神，卽建築在那時的浪漫生活的基礎上。而藝術上的猛進，也爲此年青作家的一種愉樂與驕傲；他這時期內的詩，現留存者雖不多——如望

（註一）仇兆鰲少陵逸詩小序說：「考公四十以前，有詩千餘首，其少年之作，所載已稀，而散逸之餘，於今難觀。」

嶽，登兗州城樓，題張氏隱居，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，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等幾首——但從這極少數的詩之中，可看出他的藝術的成熟，試讀望嶽：

『岱宗夫如何，齊魯青未了，造化鍾神秀，陰陽割昏曉。盪胸生曾雲，決眴入歸鳥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衆山小。』

及登兗州城樓：

『東郡趨度日，南樓縱目初，浮雲連海岱，平野入青徐；孤嶂秦碑在，荒城魯殿餘，從來多古意，臨眺獨躊躇。』

牠們同他中歲以後所作的白帝樓，上白帝城等詩相比，在藝術上據我看來已分不出多大軒輊了，反而更覺得冲秀清新。總之他此時期的詩已脫離乳臭，而變爲詩人的詩了。

他如此率性快意的漫遊，前後約有八九年，開元末，甫在洛陽，旅居數載後，對於都市的生活的啞謎，始被他揭破了，那嘈嘈的喧鬧，擠擠的車馬，濃濃的酒，膩膩的味，盈盈的笑靨，密密的親昵，甜甜的言語，娓娓的恭維，對於他如刀刺一般，他的生活枯澀——厭倦了，他祇恐失去他的「自